

“海燕”新兵上岗记

李继鹏

“师父的悉心指导和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至今还记忆犹深。”在“新海燕”轮实习施工员马添心中，船长王天波不仅是他来到公司接触绞吸式挖泥船的引路人，更是他疏浚梦想的坚定支持者。

一年前，第一次走出大学校园的马添入职中港疏浚公司，经过半个月的人职培训被分配到了“新海燕”轮，成为船长王天波的徒弟，从事实习施工员岗位，开始了航道之旅。

“小马，再检查一下东西都带好了吗，这里交通线路比较周折，路线图已经发给你了，及时报备下个人行程。”上船前王天波的细心叮嘱与关怀，让马添倍感温暖和安心。

马添依稀记得初次登上“新海燕”轮，对全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充满

好奇和忐忑。上班第一天，王天波并没有带他上机操作，而是给了他厚厚一沓材料并交代道：“作为船上实习施工员，首先要掌握船舶基本参数、了解设备情况、施工原理，以提高船舶施工效率为第一目标，依次展开学习相关联的绞吸船疏浚知识，别怕犯错，从错误中积累经验，多向前辈们问问题，取取经。”看着有些茫然的马添，王天波安慰道：“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一样，咱们不要急慢慢来，打好基础才能上机实操。”这些话如同明灯一般不仅照亮了马添前行的道路，更让本无神安放的心有了一种“归属感”。

实践中的点滴积累是通往成熟的必经之路，为了让马添更快掌握施工技术，王天波主动带领马添进行一对一的专业培训，从船头绞刀构造、刀齿选

用到船尾钢桩台车的参数及使用原理；从驾驶员移锚、进台车到移船以及管线布置；从疏浚土的分类到离心泵的基本特性；到船舶规章制度到日常台账报表填报等知识一步一步讲解。为了帮助马添尽快融入工作，王天波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份学习清单。“每一道工序都需要严格把控，准确辨别是否达到施工要求和标准，首先就是要对施工规范烂熟于胸。”在师父的教导下，马添白天在船舶各个点位奔走，晚上便沉浸在一沓沓学习资料里，短短三个月下来，一套流程已熟稔于心。

经过几周培训后，王天波决定让马添学习更细致的操作。此时，正值“新海燕”轮施工的高峰阶段。“这里泥质软，不要被水深迷惑了，准备进行二次降桩作业。”大副接到船长指令后带领马添

及其他船员接连降了两次后成功完成任务。王天波鼓励道：“二次降桩要同时考虑现场情况和操作，较为复杂，有什么不懂可以多问。”在师父的帮助下，马添逐渐理解了整体施工技术。“施工中，安全始终是第一，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。”师父的叮嘱如同警钟长鸣在马添心中，他明白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，他沉下心来，把理论知识和操作规程烂熟于心，通过笔记摘抄等方式巩固知识点，并时常向师父请教。

对马添来说，在船实习的这段时间仅仅是从“学生”向“职业人”转变的起点。他明白，未来的日子里，需要更加努力地巩固和深化自身的学习成果，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施工员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力量。

前些天电视里天气预报说，贵州、湖南将有大到暴雪。果然第二天一早，妹妹就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视频。雪花飞舞，路面厚雪覆盖，路旁树枝被雪压弯，妹妹抓一把雪笑眯眯地往嘴里送。接着高中同学发来橘子洲头、爱晚亭的雪景照片，说这么大的雪只有小时候见过。

那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场景很是常见。这时候打开家门放眼望去，整个村子白茫茫的一片，只有房屋

和高出地面很多的树与竹子若隐若现，园子里的蔬菜、田地里的油菜仿如消失般不见踪影；近处门前路被封、屋檐边挂着一个晶莹剔透的冰凌。早起的大人们在天寒地冻中开始一天的活计，而我们提着炉子、背着书包迎着风雪踏上上学路。大人们赤着手穿薄衣、破鞋干农活、修堤坝，手脚皲裂、鲜血淋漓；我们穿着解放鞋走在冻结的路上，一不小心就人仰马翻，手中的炉子甩出老远，火灰洒落在自己身上、倒在雪地里，被体温融化的雪水打湿了鞋袜，让双脚生冷生冷，偏偏我们还要玩雪、打雪仗。

那时我们走读，逢大雪天，我们就自己带午饭到学校，省却中午回家吃饭的麻烦。上午第四节课，我们将装着饭菜的盒子（搪瓷大茶杯）放在炉子中间，双脚踏在饭盒两边，一边烤着火，一边热着饭。不一会教室里充满着饭菜的香味。尽管大部分同学带的是萝卜白菜，鲜有荤菜，可此时的饭菜似

乎格外的香和诱人。如今想想那时的我们还有多少心思听老师讲课，只怕恨不得早点下课吃饭。

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长。即便立春很久，还是会下雪。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，每家每户基本都缺柴火了，上山砍柴成了当务之急。去山里砍柴须过一条河，没有桥，只能将裤筒卷至膝盖，赤脚踏河。在冰雪未化的初春，过河时刺骨的寒冷先是我们全身发抖，继而两腿生痛到发麻直至少了知觉，及至山上茅草积雪覆盖，给砍柴带来极大的难度，更让触及冰雪的指头发痛而僵硬，而身上却发热出汗湿了衣裳。那刺骨的河水、被冰冻的双手，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。但砍柴过程中摘到的地坨子、饭米子给年少的我们带来一时的快乐与满足。

上海很少下雪，亲人们说老家下雪也少了。家中老人年岁渐长、交通愈发多样与便利，我们回家的次数就渐多。每次回去但见门前屋后满地枯枝落叶，趟冰河翻雪山去砍柴已成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历史；孩子们上学有校车或有大人接送，他们穿着靴子在河里玩水、在雪里打仗，他们若听我们说那时上学被冻哭恐怕也难以置信；留守家里的中老年人少有农活要干，防寒保暖措施到位，鲜有冻伤皲裂，他们对现在的满足乐在心里写在脸上。

大雪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，一方面又让南方人心生遐想与向往，纷纷扬扬银装素裹、莹窗雪案……充满诗意。冬天去北方游玩赏雪观景，是近些年很多南方人的心愿。长白山、禾木等成了网红地，哈尔滨更是在这个冬季火出了圈。哈尔滨雄瑰丽的雪景、南方小土豆的决心勇敢、哈尔滨人的热情用心，让未到哈尔滨的人都能感到那儿寒冬里的火热。

眼下已是春运阶段，在外打拼的人们迫不及待陆续返乡了。近几天全国大部分地区下大雪，堵住了高速路上人们回乡的脚步，很多航班被取消、高铁被延误，我们庆幸早早地抢到了回家的火车卧铺票。老家俗语说，平江无雪不过年。每次过年回家，感觉家里比上海冷，但好像也不是每年都下雪，少有小时候那大雪的规模了。

那些下雪的日子

李未希

我爱我家

刘东波

父亲的腰扭伤住院了。“一早，你爸起不来床，你姐夫开车送到县医院拍完片，医院没有床铺，马上先回家休养了，别担心。”这是早上6点多老妈打来的电话。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，作为儿女的我们长大了，怎么会不担心远在千里之外孤独老去的父母呢。

来到项目部的第一时间，我打电话给老妈询问情况，刚从医院赶到家的老妈一边安慰着我说道，老爸这是腰椎前盘突出的旧疾复发，一边准备骑车去村里的工厂上班。片刻后，我跟发小大鹏说，老爸扭伤了，原计划要去家里帮忙拆卸煤炉和安装储物架的事情得改期了。

时间回到了不久前的假期，本想趁着筹备婚礼的契机，把家里已经嘎吱作响的半夜被吵醒过无数次的铁架床更换掉。刚跟老妈和老爸说完计划，原本以为他们会反对，这次居然出乎意料之外。老爸指了下支撑在床底的木凳子，他显然是同意的。于是，在一片祥和的氛围里，老爸花了700多元为两个屋子配置的铁架床正式也“寿终正寝”了，结束了近10年的光荣使命，以“卖身”废品回收站为这个家贡献了最后一点的“光热”。如今，我也开始正视家里的一切美好的期待都

随着各类快递的陆续到货而打破。我跟大鹏有些愠气地讲述着老爸的倔强：明明说好了把铁架床拆了，他因为舍不得又从地下储物间搬回来组装起来了；明明已经接受了储物架到货的现实，还是跟我生着气，数落着我乱花钱。其实，我们俩都知道，这个“明明”是我找的挡箭牌。

大鹏显然听出了我的情绪，他一边答应我吃过饭就去家里帮忙组装货架，一边跟我聊起他如何跟父母沟通。他用了一句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我如何解答，“你不应该跟他们愠气，应该检讨自己。这个房子现在是谁住，房子归谁管，你要分清‘大小王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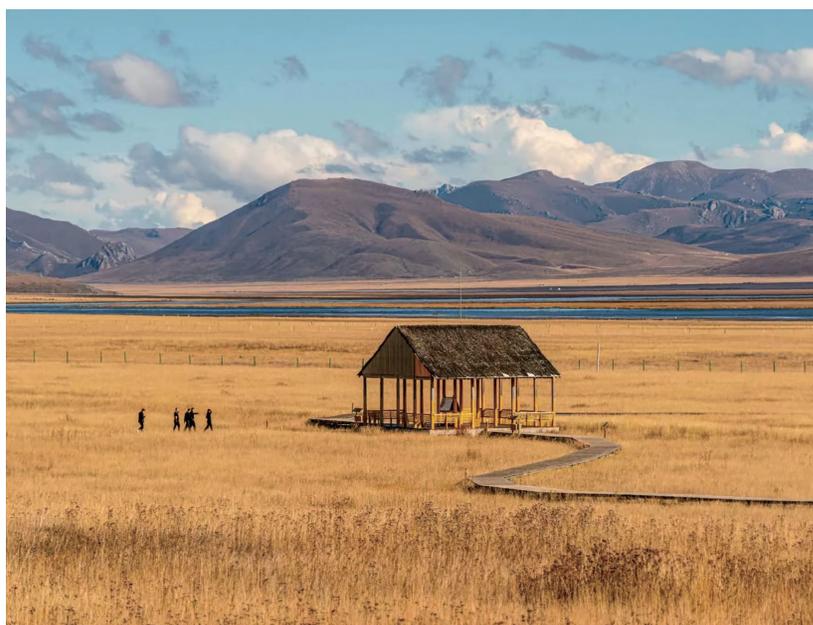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次，大鹏解答了我的疑惑，他说，归根到底还是父母的认可和理解的孝顺，而不是我们作为子女自以为是的孝顺。事后，我也反思为什么老爸反对声音这么大。正如好友大鹏说得那样，父母们吃过苦头，更知道每一分钱的重要性。对比之前，他们一直都不同意买东西，哪怕是给他们买箱牛奶、买件衣服也不同意，这一次我自然也没有跟他们好好商量。

如今，我也开始正视家里的“大小王”。显然，

老爸是整个家的顶梁柱，自然是“大王”，可谁是“小王”呢，是我么，还是老妈。思考了良久，我应该是这个家的“小王”，那老妈呢，显然就是这个家里被“压迫”的仅次于大小王的“2”或者香港电影众人争夺的“A”。无论何时，老妈的心情和状态都会受到我和老爸情绪的影响，但一副牌里拥有4个A或者2，显然，老妈的掌控力会更强一些。所以，一副牌的胜负往往并不取决于“大小王”，那整个家里大部分说话和

做决定的显然是老妈。毕竟大小王在数量上是少的，更何况很少会集中在一起，更别提在某一时刻，4张A或者2的牌集中在一起产生的“炸弹”威力了，这是不是老妈爆发脾气的某个瞬间呢？回想起来，这样毁灭天地的威力在人生记忆里着实很少发生，一切都在平静中生活和成长。

这就是守护着我和我永远爱着的家。在一次家具更换的事件中，我也更加地理解了这个家的魅力。



摄影

诗意山野间

曾澍